

广说》*

就是把物品的名称与实物对照起来，
楚在历史等各类书籍中出现的禽兽草
物品的名称和与之对应的实物。

中华名物考

【目】
青木正儿

／著

杨晓钟
戚研婉琛
／译

从食物到食器
从香草到飞鸟
写出小事物自己的历史
从日常生活中品味精致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中华名物考

【目】

青木正儿

／著

杨晓钟
戚研婉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华名物考 / (日) 青木正儿著 ; 杨晓钟, 戚研婉
琛译. — 西安 :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24-11690-8

I. ①中… II. ①青… ②杨… ③戚… III. ①特产—
介绍—中国 IV. ①F76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1642号

中华名物考

〔日〕青木正儿 著
杨晓钟 戚研婉琛 译

出品人: 惠西平
总策划: 宋亚萍
策划编辑: 关 谊
责任编辑: 关 谊
装帧设计: 高洪亮 姚立华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刷: 陕西五二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150千字

版印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4-11690-8

定 价: 34.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汉学家青木正儿及其名物学(代序)

户川芳郎

《中华名物考》一书是青木正儿先生的名物学的代表作。作者本人为这本书撰写了关于名物学的序说，此书是1959年由春秋社出版发行的。

有关作者青木正儿的介绍以及他的业绩，在平凡社的《大百科事典》中有记载。

青木正儿(1887~1964)，中国文学学者，出生于下关市，经第五高等学校进入京都大学，师从于狩野直善、铃木虎雄，专于研究中国戏剧，《中国近世戏曲史》(1930)是其集大成之作。其后执教于东北大学、京都大学，除了文学以外，在书画、民俗等方面也有很

多独创的著述，并且以富有情趣的随笔，发挥着其文人的潜质。他兼具严谨和磊落的人格魅力，贯穿于其所有的著作。《青木正儿全集》共有十卷(1970~1975)(入矢义高)。

春秋社出版的《青木正儿全集》的每卷都有其同门后学的《解说》，非常值得参考。

本《东洋文库》中另外还收录有青木氏的随笔集《江南春》(小川环树《解说》，1972年)。另外本书自序中提到的，作者在北京游学时制作的、东北大学收藏的岁时图谱《北京风俗图谱》(1926)也追加了内田道夫的详细的“图说”，以黑白缩印本(上、下)，在编者青木氏去世那年(1964)出版了。这个《北京风俗谱》于1986年以大型豪华彩色版的形式，同样由平凡社发行，丰富了此类研究的资料。

青木氏的名物学，在本书的“序说”中，叙述了其应该作为一门学科独立的理由。“名物”一词，自古在《周礼》中就有“名号与物色”，也就是物品的名称和其形状的特色的意思。对于这种名物的追求，中国自古就作为训诂学的一部分得到了发展。东汉以来的经学(经典解释学)又分成了古言今释的训诂学和说明动植物等物种的名称、形状、色味、药性等的名物学，而进一步得到发展。宋代以后，大体分化为小学(古典语言学)和名物学，前者发展成了关于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体制(字形)、训诂(字义)、音韵(字音)的学术，后者发展成了礼学(度数、掌故—制度史)和以格古(器物考古学)、本草(药理学)、种树(园艺学)、物产(方志学)以及类书(百科全书)构成的广泛的文物

研究。

作者的名物学是以上面的发展和展开为历史背景,以“名物的考证”学为最终目的,也就是以清代考据学为代表的、专门领域的名物“类聚”考证的学术,是关于车服、饮食、住居、工艺等人们生活的文化现象的名物考证,内容附有谱表、图录和精细的历史实证。

在“序说”中,作者倡导了名物学,在本书的“起源”“名义琐谈”以及后面的内容中反复实践演示了该学说。从草木、果实、鸟鱼、酒品、食品到香草等涉及五十余种物名进行了名物考证。其渊博的知识和精深的造诣,是当代屈指可数的。试读一下《“嘯”的历史和字义的变迁》,现今的中国思想史家中有谁能够写出类似的论考呢?

除了本书,作为名物考证的书,该作者还著有《华国风味》(1947)、《酒中趣》(1962)、《中华茶书》(1962)以及《琴棋书画》(1958)等,希望他的这些名著能在这怀古风潮的时代得到充分的活用。

(1987年12月18日)

自序

半个世纪前，当我还在京都大学读书的时候，为了加深对所学专业“中国文学”的理解，我感到有必要了解一些中华的风俗，因此常常在研究室阅览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有一年夏天，我回老家休假，在一家旧书店的店门口偶然发现了《清俗纪闻》十三卷本（宽政年间，长崎奉行中川忠英编）。在这套书中，作者用插画详细地说明了清国的风俗，刚好满足了我的需求。虽然缺了一册，我还是悉数买了下来。其中的房屋构造、室内设施、家具服饰等图片与说明文字相得益彰、一目了然，使我从中获益不

少。直至今日，我仍然把它当作我的帐中秘本而非常宝贝。那之后，虽然我也留心寻觅，但是再也没有找到总结得那样深得要领而方便的书。

那时候，我对江户文学也颇有兴趣，除了戏曲、小说之外，对随笔、散文类文章也很痴迷。在我广阅群书的过程中，山东京传的《骨董集》、柳亭种彦的《还魂纸料》、喜多村信节的《瓦砾杂考》等著述援引古图谱考证过去风俗器物的方法使我大受启发，我觉得研究中华风俗可学习此方法。之后稍加留心，我发现中华的风俗画在明代曾经非常盛行，但是明代的这类书籍却非常少。进入清代后随着文人画的流行，风俗画随之受到轻视而流传甚少。诸如此类原因，这方面的资料非常匮乏，因此这个方法执行起来也非常困难。即便如此，大正末年（1926）我受东北大学派遣去北京游学，我还是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试着寻找明代版本的插图书，但却未能如愿。回国后，我用此方法仅撰写了《望子（招牌）考》一篇。

在北京期间，我发现了一种叫作“弹弓”的玩具，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据传晋代的美貌文人潘岳在年轻的时候，携“弹”乘车去洛阳郊外游玩时，有女子就会把水果扔入车内，等他返城时已装了满满一车。当时那个古典的“弹”，即便是演变成了极其粗糙的玩具“弹弓”，但是能够流传下来也是一件幸事了。

我买了一只弹弓，用它把泥丸射到树上，像孩子一样玩得兴高采烈。还有寒山拾得曾经拿着的那个没有花纹的怪异的竹扫帚，现

在仍然还在打扫着平常百姓家的院子。当时我就想，古代文化中的那些仍然在民间留存着的事物，留心观察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有趣发现。总之，我觉得应该先把这些都绘制成风俗图册。所以，我计划着让大学出些费用，找画师来画图，制作一部《北京风俗图谱》，内容分为岁时、礼俗、宫室、服饰、器皿、市井、娱乐七个部分。中川先生的《清俗纪闻》是调查了当时来到长崎生活的浙江、福建一带人的生活，请日本画师画的中国南方的风俗。与此不同，我是直接让北京人画中国北方的风俗，所以就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而言，我感到非常自信。但是，一方面因为没有足够的经费很难雇到合适的助手；另一方面我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有限，所以后来就变成了我回国后托人才把这个工作继续下去。由于自己的意图无法得到彻底的执行，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勉强完成了一百多幅彩图的绘制。本来我是想自己撰写图谱的说明的，但是由于本职工作太忙一直没能动手。加之后来因工作调动去了京都大学想法终至落空，而绘制的那些图谱就原封不动地留在了东北大学的图书馆。虽然后来一直想着什么时候也许可以利用一下，但是因为图谱不在手边，也一直没有非借出来不可的需要，最终我的风俗研究热情也就逐渐地冷了下来。

说取而代之可能有点勉强，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对名物的研究有了兴趣。当然这也是与风俗研究有关的事情，但是契机却起源于完全不同的工作。我从昭和十六年（1941）起想编写一本以介绍中国文化为主旨的《丽泽丛书》，由弘文堂出版。为此，我曾鼓

励两三个年轻的学生翻译收录其中的名著。先是让奥村伊九良君翻译《历代画论》，中田勇次郎君翻译《考槃余事》，杉本行夫君翻译《秘传花镜》。后来和他们探讨相关内容的时候，我也从中学习了一番。其间，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问题是奥村君提出的“藤墩”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疑问源自《画继》杂谈，徽宗命令画院画一幅孔雀上藤墩的图。“墩”在字典中的解释是平地上堆起的地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解释。这个解释在“藤墩”中是解释不通的。我也查了各种资料，没有找到合适的解释。就在我感到伤脑筋时，没承想得全不费功夫。在《考槃余事》的“起居器服”篇中我看到了“坐墩”一词，才知道是藤制的圆凳子之意。还有一个问题是杉本君问到的，关于《秘传花镜》的“治诸蛊惑法”中提到的“桐油脚”，不明白这里的“脚”的意思。我一直留心查找，将得到的答案以“名义琐谈”为题发表在《中国学》上。《考槃余事》中出现了很多器具的名称，而《秘传花镜》中出现了很多植物和动物的名称。查找它们的日语名称的过程，就是我的名物学研究的缘起。

使这件事进一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动机是因为战争时期的粮食供给情况。那时候即便是对于像我这样几近于隐居生活的人，也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了现实的严峻。在贫困中，不得不通过对过去美好生活的追忆，获得些许的慰藉。当时《学海》杂志的编辑经常来我家，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写了关于中华食物的杂考随笔。第一篇是1944年7月刊的《爱饼说》，同年11月刊登了《用勺子吃饭的中国旧风俗》

(后来改成《用勺吃饭考》), 1945年4月刊登了《馄饨的历史》, 同年6月刊登了《烤笋》。后来《学海》把标题改为《智慧》, 我们也把《中国学》停刊, 创办了《东光》。总之, 由于我在1947年迎来了花甲之年, 为了庆祝, 就把这些关于食物的杂考总结起来, 出版了《华国风味》一书。这就是我的名物学研究的第一步。

另外, 在我60岁将要从京都大学退休的前一年, 为了给自己最后教授的课程留下一些特别的纪念, 我从1946年的4月至12月尝试着举办了《名物学绪论》的讲座。由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尝试, 准备起来颇费了一番周折, 不过倒也有很多乐趣。之后在1953年九州大学邀请我做短期讲座时, 我借机改写了旧稿中的幼稚之处, 对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 以《名物学通论》作为讲座的题目。那之后, 我又在山口大学做了讲座, 现在还继续在立命馆大学讲。虽然每次都会有一些修改, 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作为一本书问世的自信。这次借着这本书出版的机会, 节选其中的要旨于卷头, 把我的所谓中华名物学公布于世。

这么一来二去, 我被家乡新建的山口大学聘请, 于1950年1月赴任。之后的第二年, 《朝日新闻》西部本社的记者来找我, 想让我经常给学艺栏投稿。我推辞说我写的东西不适合报纸, 但是他一再坚持, 我就写了一篇《香橙》给他。那之后, 我在山口大学教学期间便常常投稿, 也给其他的报纸杂志投稿, 这样我的名物学研究就丰富了起来, 对此, 我也打算到此做一个总结。

如上所述，虽然我的名物学研究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虽然让人觉得还很不尽如人意，但是作为非本职的、不务正业的工作，能有这样的收获，我还是禁不住在心里会心一笑。我现在是过着隐居生活的闲人，今后打算把它当作我的本职工作继续下去。

1958年12月于洛北出云路桥东畔蓬庐

青木正儿

中华名物考

目录

名物学序说 / 1

作为训诂学的名物学 / 4

名物学的独立 / 6

名物学的发展 / 12

作为考证学的名物学 / 19

起 源 / 27

《考槃余事》译本的序 / 27

《秘传花镜》译本的序 / 29

名义琐谈 / 33

炒 面 / 33

胛 肫 / 35

包 浆 / 39

油脚·茶脚·酒脚 / 40

- 茶 蕻 / 45
- 柘 浆 / 51
- 柚香头 / 57
- 芍药之和 / 77
- 酒觴趣谈 / 91
- 夜光杯 / 91
- 兕觥与可杯 / 94
- 药玉船 / 95
- 三雅与武藏野 / 98
- 桃核杯 / 100
- 金莲杯与解语杯 / 101
- 碧筒杯与软金杯 / 102
- 唐风十题 / 105
- 八种唐点心 / 105
- 白雪糕 / 106
- 茶 / 108
- 桌袱菜 / 110
- 豆 腐 / 115
- 纳 豆 / 117
- 馒 头 / 118
- 馄 饨 / 119
- 青 菜 / 121

孟宗竹 / 122

子规与郭公 / 125

葵藿考 / 135

节物杂话 / 147

屠苏考 / 147

绿萼梅 / 151

荔枝 / 154

月与兔 / 156

重阳 / 159

桑落酒 / 160

香草小记 / 163

兰草与兰花 / 163

芝兰与鲍鱼 / 166

兰芷与芝兰 / 169

茴香 / 172

八角茴香 / 174

怀香赋之序 / 180

怀香握兰 / 183

“嘯”的历史和字义的变迁 / 187

《诗经》名物考二则 / 197

关于“錡”的形状(附凿、钻、锥) / 197

“薇”非紫萁 / 203

名物拾零 207

鸡头与鸡冠 / 207

鸳鸯与鹳鹤 / 209

鲑非サケ / 211

樱桃非ユスラウメ / 213

茱萸非グミ / 214

莺非ウグイス / 216

合一扇 / 219

名物学序说

以前我读过白井光太郎博士的《本草学论考》，其中有一篇是1913年4月他在贝原益轩先生诞辰二百周年纪念典礼上演讲的速记，题目是《作为博物学者的贝原益轩》。

文中指出：“当今的博物学与先生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已然不同，取而代之的是本草学、名物学、物产学三个科目。这三个科目合起来就是曾经被称为博物学的学问……所谓名物学，就是把物品的名称与实物对照起来研究，弄清楚在历史等各类书籍中出现的禽兽草木以及其他物品的名称和与之对应的实物。这种学问在当今仍然是需要的。书籍中描写的各种各样的物品，如果不了解实物是什么样的，就不能算是真正了解了书的内容。所谓名物学，过去是需要的，在当今也是需要的。”据本人的一孔之见，这是有关名物学的唯一的前人的叙述，其所述也深得精要。

那么“名物”这一术语，究竟有着怎样的意思呢？据我所知，《周